

大專社會組 佳作

楊昀芝 〈距離〉

黑暗中，她在心裡繪出記憶中整棟建築物的結構，沿著自己想像的路線前行。白手杖沿著牆壁敲擊，不斷發出咔咔的脆響。平常，她不會走這麼快，因為定向行動老師總是不斷告訴她，即使再熟悉的環境，都要慢慢走，才能避免意外狀況發生。

但今天她顧不了這麼多，她盡可能讓自己走得更快，手杖隨腳步持續敲擊。走了一小段路，往左打時手突然感覺一空，沒有傳來牆壁反彈的力道，依她心中的建築結構推測，這應該是一〇一教室門口。她駐足，屏息細聽。

現在，她只能憑藉這種方式，判斷周圍是否有人。教室寂靜無聲，看來，不在這裡。她繼續大步向前，在每間教室門口駐足，凝神細聽。一〇二教室，沒有動靜；一〇三，也沒有……。她越走越焦急，越急越快步向前，碰地一下猛力撞上不知什麼極堅硬的東西。一陣劇痛從額頭擴散到周圍每根神經，逼出了她的眼淚，她用空著的左手摀住最痛的位置，彷彿這樣做就能感覺稍微好一點。

中途失明以後，這大概是第五十次像這樣猛力撞上東西了。其中一次，她撞得鮮血直流，躺在手術檯上讓醫生為她縫合；另一次，她撞得頭腦發暈，躺在核磁共振儀裡掃描腦部是否無異。每次的劇痛都在對她大聲叫囂著：「你已經看不見了，不能再用同樣的方式和習慣生活，你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明白？」她其實不是不明白，而是身體數十年來行動的方式和記憶已深植基因，不是理解了就能改變。有時她會空著手就出門，走了幾步才發覺沒帶手杖，無法再向前走；有時她拿到一本書就順手打開，然後發現眼前什麼也沒有，這個動作毫無意義。身體記憶還停留在從前，卻不能再做一樣的事，實在太難受了。

就算她不願再想，記憶也會不斷提醒她，逼她去想。她不斷打著手杖

卻找不到方位時，就會想起從前可以自由行動、想去哪就去哪；一直在桌上到處摸卻找不到東西時，她就會想起從前她一眼看過去就知道物品在哪裡；彎腰撿拾東西卻整張臉撞上椅背時，她就會想起從前不可能連椅背都沒看見。太多太多的記憶依然刻在身體裡，不斷對她大吼：「你再也不是從前的你，還不懂嗎？」她很想把耳朵也搗上，不要再聽。可是鑽入耳裡的聲音沒有休止的時候，塞得她腦袋幾乎炸開。即使一動不動，或是在床上躺平，她也無法休息。

整件事就是一場惡夢，一場再清晰不過、充滿細節、感覺異常真實的惡夢。她應該只是在這場夢裡暫時看不見而已，有一天她一定會醒過來。醒來時，她就能再看見了。

有時這場夢裡的細節清楚得讓她害怕。夢裡，定向行動老師給她一支白手杖，她依老師的指示左右敲擊，越拿越沉，沒幾下手就痠了。陽光總是很刺眼，讓她比常人脆弱敏感的眼睛幾乎睜不開。人與物的輪廓漸漸變得模糊，顏色也變淡。戰戰兢兢地打著手杖走在人行道上，路旁住戶的狗總是對她不斷狂吠。她向來最怕狗，嚇得進退不得，狗繼續吠得更兇。她一個人孤伶伶地被犬吠包圍，不知狗在哪裡，也不知該往哪逃。狗可能以為她的手杖是構成威脅的武器，殊不知她連用這支武器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。

她總是睡不著，大腦被悲傷恐懼痛苦占據，令她無法喘息。她有時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張開眼還是閉上，因為不管張眼閉眼，她看見的都一模一樣。那是一種無止盡的黑，或者可以說是白，她其實分不清。因為她的世界沒有顏色，所謂的黑或白，不過是她和記憶比對後的感覺而已。既然沒有黑或白，也沒有光，再分不清黑夜白天，她常不知道何時該睡何時得醒，也不知自己是醒是睡。

偶爾她在這場夢裡又睡著，眼前的畫面變得異常真實。她看見自己身在建築物裡，看見自己的右手持著白手杖敲擊。她走過一個又一個走廊樓梯，推開一扇又一扇門，到處找尋什麼人。所有的事物都有清楚的輪廓和

鮮明的顏色，那麼真實。她想，這才是現實世界吧。可是她越走越覺得不對勁，因為這個世界沒有聲音。即使她用力打手杖，大踏步向前走，猛力推開門，也都一片死寂。她覺得懼怕，彷彿置身驚悚電影，意識到原來這一切並不是真的。她突然驚醒，眼前的景象瞬間消失，又是一片沒有黑或白的空茫。她覺得無比悲傷，原來她只是從惡夢裡的夢醒來。忽然一陣毛骨悚然，許多這個夢裡的細節遠超過她的認知與理解，比如看不見的世界沒有黑或白，比如看不見以後的夢依然清晰，這些事她根本不知道，怎麼會夢見？

她彷彿挨了一記重拳，這一切可能不是夢，而是真的。她看不見了。

那些她以為在夢裡發生的事原來都是真的。她以為只要醒來，就可以從盲眼模式切換回明眼模式，原來根本不可能。

她突然無法忍受視障重建老師們不斷在她耳邊說：你現在已經看不見了，所以應該要如何如何，她想他們一定從未經歷過這些，或者經歷過但早已忘記，否則為何能對一個剛失明的人說出「你已經看不見了！」，彷彿這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只是他們在泡茶嗑瓜子時隨便閒聊、不會放在心上的話題。他們難道不知道這幾個字是向她心口猛刺的利刃，讓她痛得無法思考和呼吸，瀕臨休克。

她還得故作平靜，假裝若無其事地繼續聽定向行動老師告訴她，現在的行動必須盡量放慢小心、用手杖和上肢來防護……；聽電腦老師告訴她，必須有耐心地一項項聽螢幕選單的內容，直到聽見自己想點選的項目再按ENTER鍵。這些話都是說給她聽的嗎？她常有些恍惚。數十年來她熟悉的自己可以大步向前走、快速用滑鼠在螢幕上點選，如今卻要聽老師教她怎麼走路、怎麼用電腦。

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，她只是不小心落入一個虛擬世界而已。在虛擬世界裡，眼睛的功能被關閉，原本真實世界數十年經驗值全部歸零，她是一個笨拙的菜鳥新手，必須重練所有她在真實世界早已熟悉的技能。她好

累，她恨這該死愚蠢的虛擬盲眼模式，她想馬上切換回真實的明眼模式，可是她根本不知道那個天殺的切換鍵到底在哪。

在盲眼模式裡，她才知道，盲人的世界範圍只有從她的身體延伸到她觸手可及處，再加上她的聽力和嗅覺所及處這小小的範圍而已。從前，她站在天地之間，感覺自己屬於視野延伸出去的廣闊世界，如今她卻被這世界無情隔絕，被冰冷地封印在自己的身體裡，再被遺忘。

誰都想從她的世界逃開，誰都受不了她想從身體裡衝出去的經常性歇斯底里。

只要離開她所能觸及和聽見的範圍，一個人就可以輕易地永遠從她的世界消失。

她頹坐在冰涼的地面，摸出口袋裡的手機。手機是現在已經少有的按鍵式機型，讓她能夠在黑暗中摸索撥號。她一邊摸索，一邊如想像建築物的結構般想像按鍵該有的位置。中間有突出定位點的是數字5，向下兩個按鍵是0，0的右上方是9……她在心中默念已經不知念過撥過幾百遍的電話號碼，最後按下記憶中的撥出鍵。

她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撥號是否成功，連幾秒鐘的與基地臺連線時間都覺得像幾分鐘般難熬，好不容易聽到嘟一聲，她欣喜地以為撥通電話，卻在下一秒聽見「您的撥號已轉入語音信箱……」的機械女聲，情緒瞬間落至谷底。

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他的手機無法撥通，可能是幾百次，或是上千次。每一次她都是緩慢地摸索著按鍵，再把電話撥出去，期待另一端能被他接起。大部份時候，聽筒那端都是直接轉入語音信箱。運氣好一點時，會聽見嘟嚕嚕嚕的撥號音，令她全身每根神經都繃緊，期待電話被他接起。

她曾打著手杖走到幾百公尺外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他，那樣他就不會看見她的來電顯示，不知道是她打的。那次，他果然接起話筒，說了聲「喂？」，她感到一陣激動，她已經好久沒聽見他的聲音，有點顫抖地也

說了聲喂，他卻好像沒聽見，又說了「喂喂喂？」，然後把電話掛了。她不知他是真沒聽見，還是假裝的。但這就可以確定平時他是真的刻意不接她的電話。她不知該怎麼辦，她對他已經卑微若此，連最後一點尊嚴都不要了，她還能怎麼做。

要逃離她的世界，太容易了。她站在他的必經之路凝神細聽，希望能遇見他。可是站了一整天，她聽見的只有車來攘往。她去搭他最常搭的那班客運，屏息聆聽他的呼吸，嗅聞他的氣味，可是也都落空。最令她不能忍受的是，他可以遠遠看見她就跟她保持距離，可以掉頭就走繞道而行，她都無法知道。這樣太不公平了，他可以看見她，她卻看不見他。也許，現在他就站在她面前，但她不會知道。她的失明讓他能與她輕易保持最遙遠的距離。

她的喉頭乾啞，像被什麼哽住。一滴淚啪達打在手機的按鍵上。

她在通訊錄摸索上下翻找，語音念出他的名字。按下向右鍵，語音說：「刪除」。停頓了很久，她按下右上角的確認鍵。

臉上和皮膚上的溫度升高變熱了，她想，是陽光照在她身上。今天的陽光，大概是明燦燦的吧。

拿起手杖，她一個人咋咋咋地向前走，走出這棟建築，走到陽光下，再也不回頭。